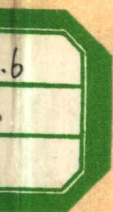


回憶魯迅的美術活動

續編



鲁迅与美术
研究资料

回忆鲁迅的美术活动

李 编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回忆鲁迅的美术活动 续编

“鲁迅与美术”研究资料

编者
出版者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责任编辑 沈 鹏 杨纯如

装帧设计 曹 洁

印刷者 北京顺义燕华营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1981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8027·7626 定价:0.75元

出版说明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毕生从事革命工作和文学活动的同时，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热情倡导新兴美术，辛勤培育革命幼芽，对中国革命美术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鲁迅一生的美术活动内容十分丰富，鲁迅注重美术理论的研究，写下了许多关于美术的论文和书信，他亲自筹办展览，举办木刻讲习会，编印画集，收集和整理中国古代石刻拓片，介绍外国革命美术家的创作以及培养革命的青年美术工作者，为新兴革命美术事业奠下了良好的基础，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号召我们学习鲁迅。《鲁迅与美术》研究资料，为美术工作者学习鲁迅，研究鲁迅美术遗产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其中有的是收集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有的是新编写的，刊印时一般未作改动。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工作中可能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室

目 录

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	江 丰 (1)
回忆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	胡一川 (14)
不逝的记忆	黄新波 (26)
忆“木铃木刻社”	许天开 (48)
再谈鲁迅与“MK 木刻研究会”的往事	张 望 (52)
喜出望外——记第一次收到鲁迅先生的复书	李 桦 (66)
我们在鲁迅先生的教导下前进	李 桦 (71)
回忆断片	刘 岷 (82)
写在永恒的纪念中	曹 白 (90)
回忆鲁迅	曹 白 (106)
景仰英勇挚热的巨匠——鲁迅先生	汪占非 (108)
回忆鲁迅与《苏联版画集》	赵家璧 (115)
内山完造《花甲录》摘录	卞立强译 (140)
内山嘉吉夫妇——鲁迅的日本朋友	李连庆 (145)
鲁迅和美术	钦 文 (154)
我对鲁迅的回忆	钱君匋 (177)
鲁迅先生对新兴美术运动的关怀和支持	许幸之 (185)

鲁迅在中华艺大讲演会补记 刘汝醴 (192)

只研朱墨作春山 王朝闻 (195)

中国现代木刻运动概况 王观泉 (199)

鲁迅举办外国美术展览会考订 张 蔷 (217)

编后 (227)

扉页插画：鲁迅和青年（木刻） 沈尧伊

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

江 丰

“一八艺社”是鲁迅先生最早发生联系，开展新兴木刻运动的一个进步美术团体，这段历史距今将近半个世纪，知情者已不多了。我是一八艺社社员，有义务把这段历史的情况尽实写下来，藉以帮助后人了解当时鲁迅先生培育新兴木刻的可贵精神和不可磨灭的功绩，以及新兴木刻创业之艰难。

“一八艺社”成立于一九二九年，即民国十八年，本是杭州“国立艺术院”的一个学生美术社团，“一八”这个名词就是从此而来的。到一九三〇年，受到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这个社团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成了许多思想激进和倾向进步学生的活动场所，他们三五成群在一起谈论“普罗”艺术的问题；发泄对现实不满的情绪，互相介绍进步书籍，举办作品观摩会等等。这引起浙江省国民党反动当局和艺专训导处豢养的鹰犬们的注意，认为这是“共党分子”在背后起作用，成为迫害学生找借口的根据，逮捕和开除学生的事件就层出不穷。这方面的“成绩”，在全国艺术学校中是罕见的，可谓名列第一。

一九三〇年，有一批被艺专当局开除和被迫退学的进步学



罢 工

江 丰作

生，从杭州到上海，同我相识后，计划自办团体自学绘画。翌年春，这个计划实现了，在江湾路租到两间房间，一作画室，一作宿舍，成立了“上海一八艺社研究所”。社员们为了与当时泛滥于艺坛的裸女图、少女像、静物画、西湖风景、罗马夕照以及“骷髅与美人”之类“名”画家的作品相对立，作画好取失业工人、行乞老人、拣破烂儿童、工厂小景等为题材，以为这就是所追求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艺术。



《士敏土》插图之四“劳动者”

〔德〕梅斐尔德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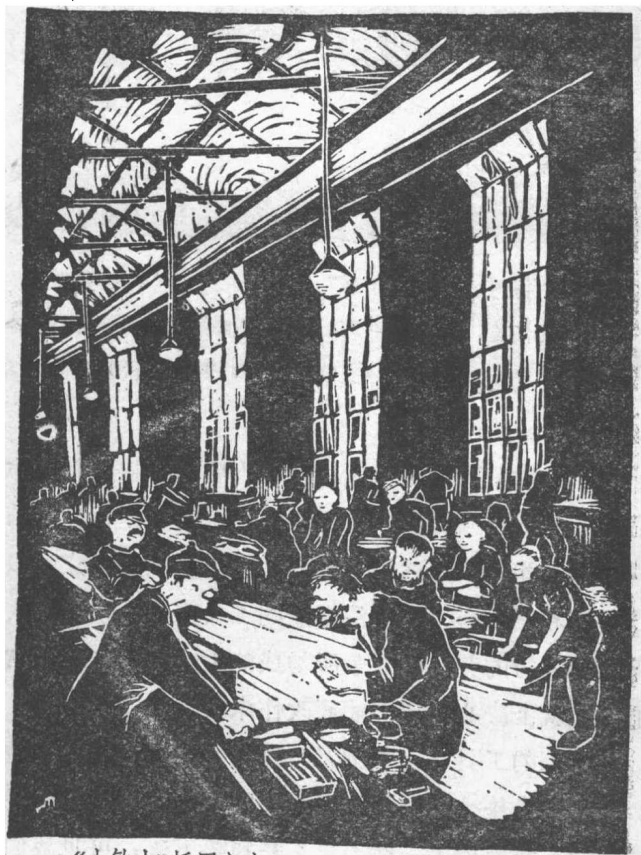
梅斐尔德，德国版画家。《士敏土》是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的小说。鲁迅称赞他的《士敏土之图》“很示人以粗豪和组织的力量”。

正在此时，见到鲁迅先生自费出版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我们顿开眼界，得到启发，认为真正找到了革命艺术的描写内容和表现形式学习范本。这个德国木刻家，以强烈的黑白对比和豪放有力的刀法塑造的工人形象，以及工人们为工业复兴而进行的劳动和斗争所构成的生动场面，令人感奋不已。我们从此就下决心，放弃油画改作木刻。

刻木刻的工具——木刻刀，哪里去买呢？我和陈铁耕到处找，终于在先施公司发现了五把装的木刻刀，是美国货，每副定价七元；我当掉了一件毛料夹长衫买下来；可见我们当时对

木刻这门艺术的热心程度。

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我们模仿着梅斐尔德的刀法和作风，刻出几幅描写码头工人、工人反帝代表会议、警察围捕示威群众的作品。这自然很粗糙稚拙，但作者却洋溢着创作的喜悦；特别因为这些作品，同中国最革命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发生了联系，而获得的价值意义，使我们无比高兴。



《士敏土》插图之九

〔德〕梅斐尔德作

“一八艺社”是“美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的简称）公开活动的美术团体。同鲁迅先生来往密切的冯雪峰，当时代表“文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简称）领导“美联”，因之常到“一八艺社”去。通过冯雪峰，鲁迅先生得知他从一九二九年起提倡木刻的苦心，有了实际的反映，就托冯雪峰赠送“一八艺社”几本外文绘画书，表示对它的关心和支持。鲁迅先生是一个少有的木刻爱好者和收藏者，但他提倡木刻并不是出于个人爱好，主要是为了宣传革命的需要。早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他就作文说过：“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新俄画选》小引）。

一九三一年六月，鲁迅先生为沪杭两地“一八艺社”在上海举办的展览会，写了一篇内容深刻的革命檄文——《一八艺社习作展览小引》。文章指出：当时中国美术界已出现两种对立的美术，即压迫者的美术和被压迫者的美术，开始在斗争，而新生的革命美术，由于符合时代的要求，必能变弱小为强大，因而预言：这“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一定要战胜那貌似强大，“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的，内容空虚的所谓“高级”艺术。被鲁迅先生的文章所刺痛了的杭州西湖艺专当局，进行报复，说鲁迅先生是浙江省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的“堕落文人”，强令展览会将这文章从展览目录上撕下。反动派的蛮横行径，更显出这篇打中压迫者艺术要害的文章的重大意义。这篇文章的意义确实非常重大，应该看作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

与热情支持、培育新生艺术的同时，鲁迅先生对妨碍它成长的不良作风，总是提出善意的批评和切实克服的办法。当他

发现木刻创作存在着草率从事、人体不正确、刻印很不得法的弊病时，他提出作者加强绘画基本功夫和木刻专业知识学习的重要性；不然，虽然有好的创作意图，也不会作出良好效果。木刻专业知识的学习，须得有良师指导才行；这在尚且还不知木刻为何物的中国美术界，是难于实现的。幸好在鲁迅先生关心下，竟很快地实现了。

二

一九三一年八月某一天，冯雪峰送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喜讯，说鲁迅先生请到了一位日本木刻教师，决定为中国木刻青年办个木刻讲习会，——参加的人不宜太多，也不要声张出去，以避免鹰犬们的耳目……“一八艺社”负责组织工作，选定的人有：艺社社员六人，与艺社有来往的上海美专、上海艺专的学生各二人，白鹅画会的学生三人，共十三人。会址是北四川路底长春路面北的一幢三层楼房顶层的日语学校的一间教室，这是由鲁迅先生出面向该校主办人郑伯奇先生借用的。讲习会从八月十七日起，规定每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为上课时间。第一天上课，学员们都提早到齐。当鲁迅先生伴同日本教师走进教室时，在鼓掌欢迎声中，鲁迅先生带着感激的表情，把教师介绍给学员们，大意说：这位内山嘉吉先生，是日本的木刻教师，内山书店老板的胞弟，本来是来沪度假的，现在请他来讲授木刻，机会真难得呀！希望大家认真听讲！然后，鲁迅先生用日语同内山嘉吉先生谈了一阵话，就开始第一讲；翻译就是鲁迅先生自己。

第一讲的内容是，让学员们把带来的木刻作品互相提意见，供教师了解他们对木刻的看法、刻法以及要求解决的问题。嘉

吉先生认为，有些作品的刻印技术存在着不合法度和要求欠严格的缺点。鲁迅先生则着重指出，初学者应从简单点的题材着手，急于作构图复杂的群众场面，是难得刻好的。两位先生的教导，纠正了我们急于求成、求大，不求实效的创作思想，这从以后的作品看出，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以后几讲，结合学员们课外时间作的小幅习作，讲木刻的各种刻印技法。嘉吉先生一面示范一面讲解，将木刻的起稿、用刀、刻法、拓印、套版等基本知识传授给学员们。讲课时下的时间，用来观摩鲁迅先生每天带来的一包袱各国的版画作品，主讲就是鲁迅先生自己。我记得有这样三次：

一次是观摩日本浮世绘版画和现代版画。主要向学员们说明近代兴起的画、刻、印都由作者一人完成的“创作木刻”，与画、刻、印分工而成的古法木刻，在作法上和艺术效果上有不同的特点。鲁迅先生收藏了大量的浮世绘作品和画集，他非常赞赏浮世绘的色彩鲜明和富有生活气息的造象。嘉吉先生作了补充，谈了些浮世绘的历史发展情况及其精致的刻印技术。

一次是介绍风格秀丽的英国木刻。鲁迅先生似乎很不满意英国绅士出书的风气：印得精，印数少，定价昂贵，以示书的名贵，实际是在抬高印书者的身价。他指着那本正在观摩的开本并不大的英国木刻集说，定价和邮费竟高达合中国钱六十多元。可是他只花了六元多钱买到的。他绘声绘形地讲买书的经过：这本向商务印书馆订购的书，寄到中国后，通知他到该馆营业部去取书。他拿出取书通知单交给营业员，营业员找出书掷在柜台上，命交款六元×角×分。鲁迅先生惊奇地说：“算错了吧，该是六十元×角×分！”营业员瞪着眼向他上下打量了一阵，带着蔑视的口气说：“别噜苏，交钱吧！”鲁迅先生心



《农民战争》组画之五“反抗” [德] 凯绥·珂勒惠支作

“……谁都在草地上没命的向前，最先是少年，喝令的却是一个女人，……她浑身是力，挥手顿足，不但令人看了就生勇往直前之心，还好像天上的云，也应声裂成片片。她的姿态，是所有名画中最有力量的女性的一个。”

（鲁迅：《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里想，你们是大书店，吃得起亏，对我倒很有用场，可以多买几本画册看看。于是他心安理得地付了营业员要的钱，拿起书走了。讲完这个有趣的故事，鲁迅先生哈哈大笑，笑得象孩子那样天真。这虽然是四十七年以前的事了，但我至今记忆犹新，宛如不久前听到的一样。

一次是鲁迅先生带来刚从德国托人买来的凯绥·珂勒惠支夫人的代表作——《农民战争》七幅铜版组画作观摩。这组版

画是作者签名的十份中的一份，按欧洲的惯例，凡名作家签名的版画作品，一般只供美术馆收藏和展览会之用，不卖给私人的。想必这是由于鲁迅先生的名望以及作者的好友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关系，才得到这组珍贵的版画的。鲁迅先生对这位成功于“和颇深的生活相联系”并“被周围的悲惨生活所动”的大艺术家，她又是全世界进步文艺家联合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六个青年作家的抗议书上的签名者，在谈话中表示由衷地敬佩她。当他讲述珂勒惠支的生平和艺术成就时，想必是出于爱护艺术珍品的心意，出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没有吸一口烟，而且这次观摩的时间又特别长，超过了规定的下课时间。

我记得，在这次观摩会上，鲁迅先生还说：他曾去信当时在德国的史沫特莱，请她问问珂勒惠支是否可以创作一组中国农民战争——太平天国的铜版画。鲁迅先生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因为这位德国大艺术家不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实现这一愿望的，该是中国版画家了！

向为鲁迅先生十分赞赏的苏联木刻，为何不观摩呢？查阅《鲁迅日记》，得知先生寄中国纸给曹靖华先生，托他送给苏联木刻家换取木刻作品，先后两次都是在讲习会之后做到的，这就是没有观摩的缘故。

讲习会上课共六天，到八月二十二日结束。结束的一天，每个学员出钱两元，请照相师在会址对面一幢楼房草坪上，拍摄师生全体像，每人各得相片一张，作为纪念。

讲习会结束第三天，即八月二十四日上午，鲁迅先生约请“一八艺社”社员去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先生寓所还是藏书室看画片画册并讲话一小时。

在讲习会期间，鲁迅先生又送“一八艺社”八册关于版画

的书；还向内山书店提议寄售日本木刻刀，以供刻木刻者之用。

鲁迅先生对木刻艺术的关心，真是达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由于木刻讲习会是鲁迅先生主办的，凭他在中国文化界崇高的威望，影响就很大，提高了向来不为中国美术界所重视的木刻这门艺术的地位。从此，刻木刻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中国新兴的木刻开始得到社会进步人士的承认、同情、拥护和支持。

三

一九三二年四月，田汉代表“文总”召集一批“美联”盟员，大半是“一八艺社”的社员，约有十多人，在霞飞路（现名淮海路）上的一家咖啡店开会，讨论恢复已陷于停顿的“美联”，推选出“美联”的领导人。然后又讨论遭受一·二八战火打散的“一八艺社”如何重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大家认为最大的困难是经费的来源。当时在场的几个“美联”主要成员，都是没有职业的穷光蛋，为每日的吃饭、住处，折磨得已好苦，哪有钱来办画会。幸亏田汉慷慨允诺，他当众决定从他的稿费收入中，每月拿出二十元作补助画会的费用。这一来，的确很起作用，人们都认为，经费困难问题，基本上已得到解决。会后，画会的筹备工作就开始积极进行，先向几个经济比较宽裕的艺友拼凑了一笔钱，在法租界西门路租下一间房间，挂上一块由艾青命名的写着“春地画会研究所”的木牌；这样，以“春地画会”名义出现的“一八艺社”算是恢复了。

画会开办费总算对付过去了，以后的经费还未着落；虽有

学画者交纳学费的收入，那是不够开支的。唯一的希望，等待久未履行诺言的田汉送钱来，可是，等来的总是失望。他的慷慨诺言，终于成了一句不兑现的空话。

幸好冯雪峰有事到画会找我，我向他诉说画会的经费困难和田汉失信，他表示可以想办法。不几天，他又到画会，高兴地对我说：鲁迅先生愿意代替田汉付钱，你×日下午×时到内山书店去取。到那天，我怀着感激的心情，从鲁迅先生手里接受了二十元。

“春地画会”为了配合党发起的“红五月”宣传活动，决定从上海、杭州两地征集木刻和绘画作品，用“春地画会”的名义举行展览会。为了充实展览会的内容，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大家一致赞成鲁迅先生的提议：将鲁迅先生与德人汉堡嘉夫人合办的，六月初旬在瀛寰图书公司展览过的德国版画，一起展出。德国版画，约五、六十幅，都是当代名家的作品，其中就有鲁迅先生珍藏的珂勒惠支的《农民战争》。

展览会借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作场地。六月二十六日开始，当天下午，鲁迅先生同许广平先生携海婴前去参观，选了十来幅木刻，翻阅意见簿时，我看见先生掏出捐款五元塞在意见簿下。先生对在场的讲工作人员讲了些表示满意的话，最后一句是：“总算打出去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透露了哺育者的辛苦与愉悦交织在一起的心情。

无论中国的或德国的展品，描写的大多是人民大众的苦难、挣扎、呼号和奋起斗争的情景。对这个控告和抗议压迫者的展览会，正因为有共鸣和反感，在观众的思想不能不有所震动。从意见簿上的反映来看，极大多数的观众是热情拥护的，——正因为这样，“春地画会”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下